

卷之五
戊申孟秋鐫

衛輝府志

本署藏板

續編府志目錄

三製卷首

圖圖卷一

卷二

卷三

星社第三

卷四 形勢附 祥異附

古蹟第四

新編府志目錄

卷五

地理第五

卷六

山川

卷七

遊樂

河防

卷八

里社

鄉莊附

市集附

對稱第六

卷九

卷十

城池

公署

學宮

書院

學田附

倉廩

卷十一

調定

公署

學宮

書院

學田附

倉廩

公署

學宮

書院

學田附

倉廩

增補志八

卷十二

職官一

卷十三

職官二

卷十四

職官三

卷十五

職官四

卷十六

職官五

田賦志九

卷十七

則壤 成賦 雜稅 鹽引

戶口志十

卷十八

風俗志十一

卷十九

風俗 方言

食貨志十二

卷二十

祠祀志十三

卷二十一

學校志十四

卷二十二

選舉志十五

卷二十三

十四

卷二十四

生下

卷二十五

進士 武舉 武職 廢襲 封贈

卷二十六

人物第十六

蹟 賢哲 儒林 道學 忠節

卷二十七

名宦上

卷二十八

名宦下

卷二十九

政績

卷三十

名臣

卷三十一

文苑 武職 方輿 耆老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孝義一

卷三十四

孝義二

卷三十五

隱逸 流寓

卷三十六

列女上

卷三十七

列女下

藝文第十七

卷三十八

詔 制 表 疏

卷三十九

贊 賦 議 辯

卷四十七

賦

卷四十一

歌 詩 謠 辭

卷四十二

碑

跋

卷四十三

碑止

卷四十四

碑下

卷四十五

記一

卷四十六

記二

卷四十七

記三

卷四十八

記四

卷四十九

傳一

卷五十

傳二

卷五十一

碑道碑

諫

祭文

卷五十二

墓表

墓誌銘

序錄第十八

卷五十三

雜錄

卷末

姓氏

舊跋

雜說

衡輝府志三十八

藝文志

詔語

汲郡太守李暹詔

賑恤天災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念在於農

勸等煥補勵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殖之功而刺

吏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

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否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

校尉石鑿上汲罷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

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晉饑人食不足而宏

絕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唐太宗贈殷太師比干詔

望諮列國之相漢主尙求其後管仲霸者之臣魏君猶禮其墓况乎正直之道邁青松而孤絕忠勇之操掩白刃而振彩者哉殷故少師比干貞一表德隣幾成性以明允之量屬無妄之辰玉馬遽馳愍其邦之殄悴寶衣將燎惜其君之覆濡見義不回懷忠蹈節讜言纔發輕其百齡之命潘刑旣逞碎其七尺之軀雖後周王封墓莫救焚圖之禍

孔聖稱仁寧追剖心之痛固以寃深終古悼結彼蒼朕觀

風趙魏問罪遼碣經途麥秀之墟緬懷梓材之地駐蹕而
瞻荒隴願以爲臣撫躬而想國泉思聞其諫乃褒忠之義
久闕於往冊揚名之典無聞於後代宜錫寵命以展夙心
可追贈太師謚曰忠烈公仍遣三品持節祭告四品爲副
合所司封崇其墓修葺祠堂州縣春秋二時祀以少牢給
隨近五戶以供祭享及灑掃

宋徽宗豐澤廟康顯侯誥

朝廷成秩無文神罔恫怨有功則祀國有典常矧襁褓之
有憑豈褒嘉之可後惟神宅山川之奧萃天地之靈間因
雨暘之求陰致豐穰之助會需章之奏御爰申命以用休

爵以通侯賁之顯號併爲異數用答神釐夫陰陽不能常
升水旱疑或有數然禮有禁門之祭詩存雲漢之章則人
之歸德於神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則神之歸德於人者可
獨忘哉神其歆承益侈美報可特封康顯侯

制誥附

元成宗封謚翰林學士王惲制

制曰文章與時高下陋乎宋而追乎唐人材隨世汗隆尊
其官而美其謚僉謂賁之信度大茲渙號以揚庭故翰
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惲博學修能雜文
逸氣五持憲節誅鉏吏弊而翼植民彝三入翰林敷潤宗

猷而表章帝典進承華之昭鑒恢儲聖之良規觀其遺書
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績豈徒黼黻之才惟治朝著蔡之
是稽繫晚生山斗之所仰式過歸而請老遽與歎以云亡
瞻彼壽耆議斯節惠於戲有斐君子何盛德之可忘無競
維人尙裕昆之克紹胖蠶已朕竈魄猶強可贈翰林學士
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魏公謚文定

元武宗贈謚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制

昔有先正蚤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興於學如伯
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塗任其社稷
之重計於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先蓋精神志意之相孚

故啟沃都俞之靡間制難拘於一例恩特侈於屢書故翰
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
獻公姚樞以淵識宏謨爲國著蔡以清彞素檢爲時楷儀
萬事安異同式羣工一統畧周旋必禮溫溫維德之恭
義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於宸慮宜澤不應於
大功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
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
身愈退而彌尊顧當時耆壽其誰歟致今日隆平者公出
正事正言正道親傳文祖之燕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生
朝之鴻訓肆朕纂承之始於公簡注之深槐序延登衣冠

袞黼裳陰未徙胙廼龜蒙因謚以正其名崇章以介其庸
於戲得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政化之新有朝廷大議則
就之慨想儀刑之舊徃欽茲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程
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明神宗追封潞藩侍媵趙氏誥

制曰國家定制惟王正配得冊爲妃至於侍媵例斬不封
而効有勤勞情有可恤者亦得推恩而追錄焉爾趙氏係
聖母欽賜隨封之國難拘常例特允王請追封爾爲次妃
以彰朝廷篤念親王之意靈其有知服此休命萬歷二十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明神宗誥命大僕寺卿邊有猷制

朕四顧京甸首切本根重念漁陽方殷肘腋茂簡旬宣之
吏必其竑敏之才寄以奠安豈無蕃錫爾整飭密雲等處
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邊有猷清標
亮節雅度宏猷筮仕民封化已宣於馴雉游更郎署譽益
著於祝鳩三守名邦一持素節爰自郡而遷臬復由霸以
移檀察吏安民就畀以保釐之任簡兵謀帥因兼之鎖鑰
之權兵刑之脈絡相通臺府之威稜益壯而爾廉威並著
明動相資寬於軍民以爲必得其心然後緩急可用峻於
將吏以爲必行其法然後臂指能臨爾慮甚周朕心滋悅

特以覃恩晉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嗚呼檀山北峙折
衝允賴乎金城黍谷東環保愛尤資於玉律爾尙謹郊圻
之中畫先戶牖之綢繆養兵要尤於養民治外莫先於治
內勉思爾職簡在朕心欽哉

明贈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張衍瑞誥

制曰人臣事上之誠必期於盡節朝廷賁終之典豈限於
常科顧風教之所關宜追崇之薦及故太常寺少卿張衍
瑞器度雅循才猷敏達甲科濟美三世蜚英家學傳芳二
難競爽花封試政已聞良吏之稱粉署遷官式重望郎之
選品流斯別藻鑒惟公屬先帝之巡遊率具僚而諫止榜

啓幾殆遠竄何辜肆予踐阼之初旋被賜還之命起自佐
郡超登奉常駿奔郊廟而有容參典禮儀而無失方茲嚮
用遽爾告終爰加卹於忠魂俾增光於幽窆茲特贈亞中
大夫太僕寺卿錫之誥命於戲蓋棺事定九原之正氣如
生壽表銘存百世之英名不泯尙期靈爽服此休嘉

明賜威寧伯王越鐵券制

制曰抱修能者必成其功備窮爵者必延於世此今昔之
人同榮而使事之道名壽尊出至公允惟成式咨爾太子
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器質明偉才學
優宏少擢賢科高登制舉監察道凝彰譽誥之風康節

司勳清齊魯之句晉副都憲馮掌臺綱或撫臨雲內或
鎮關西計武烈不減漢朝之衛霍論文事無愆案室之
范韓晚加官保之秩旋兼司馬之權邇者載籍一尤之師
在道威寧之海提章來闡朕心嘉悅爰遵皇考已行故事
庸茂明恩特封爾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仍與爾普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本身免二死以報
其勲其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如舊嗚呼望太山而立誓
指黃河以爲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日我國我家惟股肱心
膂是任爾身爾後惟忠君愛國是圖金石同堅聲徽有永欽哉

表

唐滑州刺史李邕進龍馬表

臣聞禽獸殊祥草木奇狀自古感者必有應焉伏惟陛下
德合天地道通神明天物所以來神物所以見且麟者仁
獸主仁者則呈焉者文身君文者則降會是上叶尊號下
報太平也觀夫豹彩騰文龍章助聖書籍所未載耳目所
未聞卽知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物臣不勝忻躍歡慶之
至謹遣某官馳奉以聞臣邕誠惶誠恐

唐權德輿賀滑州黃河清表

臣某等言今日內侍朱希顏奉宣進示臣鄭滑觀察使姚

南仲所奏今月一日至六日白馬縣界三十里黃河清者
伏以導自積石出於崑崙乃建靈源之封特視上公之禮
克符昌運必降殊祥伏惟陛下聖澤感通休徵疊委惟此
獨賈化爲清滿國典所書是稱大瑞詩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歎其不可得而見也今則白馬之津三十里所澄澈
如練淪瀟成文一邦幼艾共觀嘉應乃寓經界式彰永寧
昔秦號水德徒推厭勝漢紀河平苟安決溢神功幽贊獨
表清時足以薦諸宗廟書之史策臣等忝登樞近獲奉休
明無任欣忭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等誠歡誠忭
頓首謹言

唐高適謝封邱縣尉表

臣適言臣田野賤品生逢聖時得與昆蟲俱霑雨露常謂
老死林藪不識闕庭豈其巖穴久空弓旌未已賢才畢用
搜訪仍勤見堯舜之爲心荷乾坤之善貸臣藝業無取謬
當推薦自天有命追赴上京曾未浹旬又拜臣職顧慙虛
受實懼曠官捧日無階戴天何報臣已於正衙辭訖卽以
今日赴官無任犬馬之志謹奉表陳謝以聞臣適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

疏

明王國寧馳荒疏

爲劇郡災荒疊厄兵衝慘絕難支泣籲獨賦移民更造
地事汲縣接壤京畿咽喉十省素稱重地驛路衝疲軍需
督餉卽當沃歲供役苦繁今則四載旱蝗台境厲疫戶口
逃亡俱盡土地曠廢無耕等等奄奄忍死之餘血枯氣咽
匍匐千里一字一淚叩闕陳之汲民俗孽千天降罰慘酷
自從天啟年來迄今未有豐歲民力日耗勉強撐支迨戊
寅巳卯之間飛蝗爲害彌山蔽野吞噬無遺二麥不登三
秋失望然未至慘絕也庚辰入夏不雨交秋復蝗村落邱
墟城市罄竭粟米一石價至十大千文漕糧芻豆一粒莫
辦掘草根剝樹皮矣典衣裝拆屋舍矣賣妻子噉屍骸矣

甚之父子相食矣夫妻相食兄弟宗親相食矣又甚之兵
相食盜相食晝夜掠人充食矣傷毀天性滅絕人理盜賊
羣行於郊外僵孱坐斃於街前宦族鉅家傾囊涸髓無濟
糶賑之急而郡城無人矣延至今春百存一二有有地無
人者有有人無牛具者雨澤少沾剝肉播種而古今未有
春生之蝗蝻遍野湧出平地厚積尺餘麥禾掃地立盡旱
災瘟疫旋復交侵目今夏秋已交全無滴雨今歲不能播
穀何時敢望收成顧後瞻前萬難存活縱微恩賑恤豈
家給而人哺之即從此五風十雨耕獲及時而牛種
打批安在有何續命之術以待來年乎版圖空具隴畝盡

流猪面象眼之人形凶穢冤號之苦狀吁天無路祈死不能况闔闔未平兵馬頻過斗糧束草動費數千卽時時接插子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於不毛之地敲撲盡絕粒之人終不能無米爲炊白骨再肉也幸一時有司多方綏輯屢行蠲貸僅免脫巾而時勢多艱實難復繼乞矜憫危形遣官查勘勅大兵往來徑取別路另發軍需汲縣一切新舊糧差通與蠲免仍於別省生聚地方量遷民丁編汲墾荒耕種庶有人斯可有土臣等餒覓幸存頂祝高深世世矣

明李戴疏通鹽法疏

爲疏通鹽法以足國課以靖地方事竊惟國家資鹽利以
供邊餉特設各運司以統治之所以裕國也其食鹽戶口
各照地方遠近劑量分屬亦所以便民也遵行旣久無容
別議矣邇緣黃河以南鹽價騰湧私販甚衆前歲礦盜角
利嘯聚千餘騷動地方幾成大變一時撫按具奏幸蒙嚴
旨切責勤限捕緝然後首惡就擒餘黨解散臣於彼時猶
竊疑之臣世居河南自有知以來未聞鹽徒如此其衆也
比奉使入晉過太行入河南境詢於道路訛之父老僉曰
鹽徒之衆由官鹽之不行耳然官鹽之所以不行者有二
河東鹽花之往大減往昔取數不盈一也山路崎嶇轉運

不便二也商人因脚價之重不挿和不足以償本沙土發
半味苦不佳三也民不可一日無鹽而官鹽既少又不堪
食故私販者日益盛有司奉法又不容不多方捕之則鹽
徒不衆勢曷以行是以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各持利
器往來自如官兵趨而避之莫敢誰何原其初心不過求
自衛耳但此輩多無籍之人而強悍之徒也黨類既多肆
行無忌或禦人於白晝而攫其行李者有之或穿窬於暮
夜而劫其財物者有之民雖被害猶多不敢鳴之於官畏
其復來加害愈慘縱鳴於官亦不過案候而已抑將奈之
何哉今曰河南之人非無鹽之患實鹽徒之爲患也欲驅

鹽徒使不爲害又非可以法制禁令爲也亦惟於鹽法而少變通之耳夫鹽徒之所販者豈盡本土私煎之鹽哉蓋河北彰德衛輝長蘆行鹽之地也河南汝寧陳州兩淮行鹽之地也鹽徒興販在北者取之長蘆在南者易之兩淮是河南五府名屬河東其實所食者長蘆兩淮之鹽矣民食朝廷官鹽乃今假手於鹽徒之私販不亦深可惜哉爲今之計莫若量爲通變近北者分屬長蘆近南者分屬兩淮近西者仍屬河東庶鹽行旣便其價自減彼私販者不禁而自息矣說者曰河東一運司也行鹽地方頗減若干

其能與我殊不相運司所職掌者國家之課也地方減則

誠亦減而催辦更易矣况會典所載開封一府原隸山東者也後乃改入河東當時可改今獨不可改乎汝寧一府舊隸河東者也今乃改入兩淮汝寧可改別府獨不可改乎或又曰長蘆兩淮各有常課驟增若干其誰與我是不然河東之鹽生於池者也長蘆兩淮之鹽生於海者也池之所生有限而海之所生無窮長蘆臣猶未親見若兩淮則臣作縣時所熟睹者也鹽包堆積如茨如梁必五年而後掣商人往往告困若於淮北每歲四單之數加掣一單抑或於每單之中加增若干引民與商人實兩利之也言兩淮則長蘆可例知矣以此有餘補彼不足於國課既無

所損而鹽徒以息地方■於黎民尚亦有利凡此不過

一轉移之間耳亦何憚■為耶此事凡行部地方者皆

知之第以事有專責言輒■愚獨不思以各官視之各人

之事也以國家視之一家之事也真益國家之稅課而奠

安國家之人民有倘不可而可以成心拘之乎臣河南延

津人也遷通鹵薄民皆煎鹽以供賦稅昔巡撫于謙題准

通行故相延至今未嘗有官鹽發縣者臣乃瑣瑣言之蓋

目擊鹽徒之害恐起他變一念杞人之憂不容自已實非

為桑梓私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轉

行河朔無按會詞各巡鹽御史虛心的議因■近從便

分屬自量減河東之引分派兩處則中原之地永無意外之虞其有裨於國家非淺鮮矣

明常居敬查理沁衛二河疏

爲查理沁衛二河以濟運道以安民生事據河南按察司管河道僉事余希周呈蒙臣并撫按兩院憲牌前事牌行該道會同分守河北道卽便轉行各該掌印管河官要見衛河上源有無淤阻果否引以灌田作何禁止沁河經行有無衝決當從何處導引作何隄防引沁通衛是否可減黃河有裨運道卽今蓮花池口應否免塞逐一勘報務求經久長策以憑會議施行蒙此依蒙會同守巡河北道及

牌行懷衛二府掌印官會同勘議去後隨據衛輝府呈稱

依蒙行委輝縣主簿周時禮帶領熟知地里人役郭周等

查得衛河上源並無淤阻無事挑濬其旁河居民引水灌

田在四五月之後兌運漕糧在二三月之間前後相隔口

期頗遠自國朝二百年來臨清舟直達天津並無淤阻再

查前此雨暘時若衛河之水運道通行今因連歲天旱源

泉枯竭不獨下流淺澁上流源頭幾至不流以此阻塞其

理顯然及查沁河經行懷慶府河內縣出武陟下合黃河

與衛河相離甚遠亦無支流相通等情又據懷慶府呈蒙

依蒙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看得沁河經行武陟

花口等處屢決而屢議興修舊堤寧不惜工力難難必
肯姑順水勢使入衛河者誠以衛輝一府屬縣在河下流
而橫流一發被災最遠且歸清運道不能賴其清流之利
而每遭其淤阻之害俯經歷年詳議卷案可查今談者以
謂足以殺黃河之勢而有賴於運道此不過據舊說及臆
度之耳况儲府新封衛城利害所關不敢輕議切詳果從
會衛濟漕之說則懷慶一府既免頻年修築之煩而武陟
一帶地土亦無水患卽本府首當主其議者但以國家大
計通論斷斷乎有難於行合候詳示轉行各委官照舊將
蓮花口隄工催督修築使沁水仍歸黃河故道各緣由具

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此番行查係奉欽依事體重大
又經駁行二府掌印官行令劉薛二同知親詣細勘另報
今據懷衛二府會呈關行劉薛二同知及會委臨河汲新
武等七縣各掌印官勘議隨該汲縣知縣李賦秀會同
縣知縣張赤心輝縣知縣龔世仰獲嘉縣知縣張論
淇縣知縣崔瓊河內縣知縣黃中色武陟縣知縣李日茂
具親詣衛沁二河踏勘間當據汲新輝獲等縣社里老劉
應達高進表宋廷玉師以正楊壽德等各連名告稱衛河
發源在於輝縣蒸門山下其水從峻通流灌田不過些須

且其水河身寬不過三

四丈先年曾遭沁水衝開木藥店蓮花池隄口附近地方
俱受滄沒且流入獲新二縣城門用土屯塞漂流民舍滄
沒民田一百二十餘里衛輝府關廂巷口行舟衛側民房
八千餘間壓死男婦陳可立等百十餘口等情各具告到
官會看得引沁入衛固殺黃河之流且濟運道之便但恐
沁水本大若一入衛河二水合流勢必滔害不惟各縣民
居民田深有可虞况潞府新建方將高其隄預其防惟恐
不固而敢引沁以貽不測之患等因會申到府又准本府
同知劉應聘會同衛輝府同知薛應麟關稱各親詣衛河
源頭踏勘得衛水流清土堅原無淤阻雖有軍民水田蓋

爲水由地行故乘勢以資其灌溉非敢阻塞以專其利也
前此雨暘時若源泉不枯河水盈溢漕舟無滯年來亢旱
泉源不流而漳河以下諸水亦俱淺澁因此衛流愈覺微
細此議者不得不歸咎於居民灌田至於引沁入衛謂於
漕河有濟也但查沁水原無支流可以通衛今欲因衝決
之道而遂挽之以入衛則目前似足以助衛濟漕而將來
水緩沙停其終必致淤塞則旣見其利而又思其害是不
可不爲深慮也等因會關到府尤恐不的隨該本府知府
趙以康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親詣前項河口逐一踏
勘會同專衛水枯澁并心於衛則衛水大而漕舟可行豈

不曰運道有所裨益哉但衛小沁大則其勢難容衛清
濁則末流必淤如先年沁河一決而臨清東昌等處遂至
淤塞徵之往事竊恐不減黃河之害而又增運道之梗斯
時歸咎誰其任之且沁衛地勢高下殊懸必須創開河身
沿河築隄此其費地費工固爲不貲而伏秋水漲橫流滔
天則生靈殲池不可不爲之計也此皆前人已有成說利
害較然如白姑舍是而輕試以建非常之功非職等之所
敢擅議也至若引水灌田誠當禁止但末流之微細實起
於源頭之枯竭卽今年三年亢旱泉源幾盡末流有如昨歲
運道漚澁漕院差官守視衛源盡導主流而管河道亦駐節

輝縣親至泉所禁之非不嚴也斯時田禾日槁而衛水不
增則其故誠不係於淤阻也惟是漕運重務關係匪細合
無以後水源有餘則從民之便而不妨與民同利亦可也
如水源不足則禁其引灌而專以濟漕等情具呈到道卷
查先年陞任曹副使奉總理合河道萬都御史查勘沁丹
等水案行開封府管河同知張崇謙會同各州縣掌印官
親詣沁河止源會看得沁河北岸大禁口先年原有決開
隄壩故道一處詢問居民執稱先年秋水漲大溢過隄岸
致將修武獲嘉新鄉等處一帶城郭田舍盡被淹衝官民
受害彼時卽令官夫并力築堵見今僅有河形及修武縣

西北之清水河一道經流獲嘉縣北六里而至新鄉縣西
侯家橋入衛河隨據本地居民齊口稱苦嘗曰此處原
常山河數處每年秋水泛漲渰沒民田以致小民逃竄若
再開沁河則滔天水勢入於衛河本縣城郭鄉村盡皆漂
流及相度地形西南大高東北卑下以修武縣較之大樊
口地下十五丈餘衛輝府誌開稱地形衛城浮圖最高才
與沁水平勢不可開在邊鄉則河流域兩岸居民千餘
家在衛輝府西北一百餘里兩岸各數十丈則新
居民稠密公署俱建於此若欲開濬兩岸各數十丈則新
鄉衛輝城郭居民公署俱當收移數里方可動工矣

猛漲勢比黃河稍有一線之決溢入衛河則臨河居民城池受害不支查得嘉靖三十五等年曾河工部汪郎中題稱河南沁河衝開木藥店相隣大槩里三百餘丈決水橫流突入衛河水半泥沙瀾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擁運河板閘至碍閘七十餘里泥沙沉積二閘淤塞二千餘丈阻防運道應行河南管河道作速修築以保糧運議允遵行今若復引沁水入衛則昔年壅塞運道勢所必致其患不專在衛輝而貽患於漕矣等因到道又該曹副使復議二難一河身之難開二隄岸之難築三下流之難濬通一條

義具呈總理河道詳允原上議令家文夏功該河道會同

分于河北帶管分巡道徐泰議會看得沁河自武陟縣迤
入於黃其來已久木欒店至衛河相去百餘里自西而東
地勢極下其流甚易但先年引沁水入衛屢議屢止蓋言
利害相關莫敢承議繼今又奉欽依勘議會委多官悉心
相度及查先年勘議牘中條析詳明利害較然且所爲引
沁水入衛者蓋一以爲稍殺黃流一以爲有資衛河運道
故紛紛建議欲舉行此策今無論前項工力之難與衛輝
一帶滄沒之害卽於黃流雖能稍殺而衛河運道仍有留
塞則北河之厄猶之在南河也况今潞府建設利害所關
尤非往年之比相應呈請合無將蓮花口隄工並淤塞河

身照舊疏築大加工力疏河身必令寬大通流築隄壩務要堅固一勞永逸不得苟且塞責若衛河泉源之水所稱五六月間正係漕船過關入衛之時難謂與民間灌田不過妨害相應嚴行衛輝府查其如遇天旱漕河乾涸則嚴禁居民不許分引灌漑庶不致阻塞河渠矣等因會呈到臣據此先該工部題稱去後春夏間天久不雨衛河之流幾竭以致漕舟淺閣巡漕御史吳龍徵奏報本部亦行河北上源多有引以灌田以致末流日細行臣查勘應否許令引灌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文准總督漕運部御史

臣等引心水以濟運河欵開要將武陟沐

決口免其築塞因而通衛助運一節已經臣等會行
議去後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衷貞吉
御史王世揚會議得古今論治水者孰不曰順水之
利無事哉然而地當中土勢有重輕利害所關又非
可以嘗試而漫爲者沁河發源西晉經帶河內沛然東下
勢若建瓴惟至武陟東復折而南與黃河會流以故昨秋
暴漲束隘難行遂致潰溢直衝木藥店決蓮花口滔滔東
注則引沁通衛其勢良便也但係衛輝府治地旣卑下河
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爲難卽今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
若浮孟該府城垣去河不遠衛決之患殊爲可虞况今藩

封新建關係尤重昔人所不與水爭利者誠有不得而槩
論者矣且沁水沙多善淤一入漕渠淤墊閘座昔有左駉
恐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也既經道府勘議明悉又該臣等
親閱相同仍應堅築隄壩寬開河身務使南行無滯庶爲
長策至於漳衛上源據稱天旱泉微誠有之矣但民間灌
溉壅遏泉流致防運道合行該道將一應私壩悉行拆毀
如遇雨少泉微盡令導入漕渠以濟糧艘河北分巡道仍
不時周行巡察禁治如有阻撓許巡漕御史拿究如是則
沁不以病衛衛又得以濟漕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臣聞明季陋習有種貪汙州縣橫徵苛斂每年雜派汙
正額徒以善彌縫上官遂至猫鼠同眠不行覺察百姓
難極苦而呼天無路卒至流離逃亡而莫救今我皇上
洞見前弊一應部行倉口本折錢糧盡歸戶部州縣有司
自不能巧立名色敲脂吸髓以飽私囊卽各直省督撫自
當留心於察吏安民之事以仰副 皇上委任但恐地方
遼濶督撫耳目有限其間聽信蠹役私派私徵魚肉小民
者恐不乏人如此貪殘之吏漁獵之術旣工逢迎之法更
巧府廳不揭報則司道不得而知司道不揭報則督撫不
得而知卽申報督撫而督撫若狗庇隱匿不料叅則 皇

上亦不得而知也臣請勅部酌議嚴立容隱不覺察之法如今後州縣有錢糧徵完又稱民欠及加派私徵等弊該管廳司道不肯發覺及發覺而督撫徇庇隱匿者作何處分務期從重治罪府廳司道有弊督撫糾察督撫有弊科道糾察庶不至互相欺朦而大法小廉羣勉爲循良之縮矣

國朝李寶秀條陳沁河冲決疏

汲縣

題爲翟聞沁河冲決異常衛源受害獨慘據實直陳仰乞
睿鑒勅查修築併賜蠲恤以保封疆以奠民生事竊惟河
北衛糧一府地居子午之衝世受河患而沁水爲尤甚蓋

沁水發源於晉盛流於懷慶逼近行山地據上游
相傳高衛源一百三十丈以故沁水之發也勢如建瓴直
冲衛城不可救藥昔日原設有沁河銀兩歲加修築以防
不虞頻年天災流行覃懷官民未聞有歲修沁河之舉自
去歲霪雨匝月衛民已受其患而今歲之泮沒冲突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臣昨接家信自五月以來大雨連綿累月
不休本處河水泛漲直逼城下兼以沁河冲決水勢洶湧
波浪滔天一股由修武而來一股由黃河故道而至東西
夾至以致郡城內外洪濤汨沒平地水深丈餘往來行人
泮死無數廬舍半爲傾頽田禾悉被漂流一派汪洋竟成

澤國居民舍早就高露處無衣啼饑號寒之聲慘不忍聞
見今土屯東西北城三門地方官民日夜防禦未有寧宇
臣聞之不勝駭異嗟嗟徯民二麥旣已不收秋成又屬無
望轉瞬隆冬熾命旦夕莫保賦稅出自何所一郡縣如此
他郡縣不知更何如也在督撫職任封疆自有確報臣桑
梓迫切聞此異常水災有不得不亟爲請命者伏乞
皇上軫念殘黎大沛皇仁勅部亟議蠲恤以全民生併
請勅部確查沁河決口處所勒限該管地方官亟爲堵
塞勿以鄰封爲壑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永受河患而

附計民命兩有攸賴矣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題

十三日奉 旨該部知道

國朝李實秀條陳養馬河平所疏

題爲衝途苦累難堪激切陳言仰乞 勅部酌議以蘇民

困事竊惟衛輝一府附郭汲縣路當九省通衢在明季

故已極我 朝定鼎以來大兵經過差役往返絡繹不絕

兼之水患頻仍河工未竣民不堪命久矣當今最爲甚苦

者有二一曰大兵養馬之苦也衛輝北有彰德東有大名

西有懷慶相去不過二三百餘里大兵每次南征養馬皆在

衛輝動經月餘大名彰德僅十之一二懷慶則全不經臨

也卽如去歲征調紛紛自閏六月至十月累經標下及江

南兩貴等處差官押馬匹先後共經五次喂養合計二千五百餘匹駐筭多者一月少者亦不下二十餘日一切夫鏹草料等項俱派民間備辦切思衛輝較三府獨多苦累不均莫此爲甚臣請 勅下該部酌議以後凡遇大兵養馬或與二府分駐或與三府輪流如在大名則當與三府附近州縣協濟如在彰衛則當用河北府州縣協濟二府糧草俱應隨時估價至於轉送之費常數倍於正項伏乞

勅部一併從長酌議作何酌筭庶百姓得有息肩之日矣一日所夫賠累之害也衛源舊設河亭一所以共差役往來二處其十五天役原係陳留長葛等處二縣該百長在

鼎革之初

三縣未歸版圖暫令汲縣料銀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意積久因循十年以來三縣止解銀八百餘兩其餘夫役盡取之里下牛頭盡取之民間汲民何辜而爲此三縣填無窮之窟壑耶伏乞 勅下該部查陳留等縣原額河平所銀若干兩令其依舊赴衛應役或因三縣除荒征熟額銀不敷應准撥某縣錢糧抵作所中之用庶汲民不致獨累而輪蹄往來得以有資矣以上二款緣臣係汲人知之最

真故敢爲 國計民生請 命事屬煩瑣字稍逾格如果

臣言不謬統乞 睿鑒施行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題二十三日奉 旨該部知道

國朝蘓文樞中州苦累疏

題爲中州百姓苦累臣甚謹陳目前三大事仰乞 聖鑒

勅部確議以甦殘黎事臣見 皇上親政來無事不以愛

民爲心而民生今日所望拯溺救災未有如中州之甚者

也臣不敢泛論卽以目前三大事言之如黃河衝決兵馬

供應驛站疲累是也近閱撫臣吳 按臣王 登報河口

衝決疏比前歲之決爲患更大則首當議估計之事初估

卽打算戎局卽動費巨萬亦必實告 皇上倘工難遽成

不妨再估以請若一估不敢再估臣恐後此之費不止如

水源一口使百姓賠累至六十萬兩而猶不覺其苦
議派夫之事地分遠近難以一例料集
發官錢一概招募卽不然而近縣輪夫更派遠縣按夫征
銀亦免往來路費之煩更絕包攬私折之弊至分買物料
而借名多派運納柳梢而捐勒稽延稽查工程而濫委多人
是又在管河大臣嚴行察禁者也數年來大兵出征每每
歇馬衛輝動經旬月衛屬六邑幅幘不過百里地土一望
拋荒今日秋禾未登水患政殷卽米豆所出事關軍需無
可解免而兵馬過後對算正項不可不講或遠府折色以
償近府本色見年完糧准抵下年欠額至支費不盡亦必

登記實數以備再用百姓萬苦而出之不至爲泥沙委也
驛站舊額不敷撫臣吳前疏請復部議以錢糧虧欠未允
議留今軍興政急格外飛差不啻十倍卽不能一概求增
而衝驛廢驛不可不急如徯輝一路洪門驛斷徯源之馬
越站或至湯陰亢村驛斷新鄉之馬越站或至滎澤此皆
往返三四百里若不速爲接濟究必一路俱斷似宜再爲
行查的確衝廢先議足額爲數旣已不多部議必不吝惜
况原額旣定有司自不敢擅行科歛以滋漏卮也此三大
事中外莫不聞然疾痛卒不相救者何也在

事行同濟小官冒冒召之誰能可乎

行內外衙門從國計民生實實打算細細商確若係苦累
必真必切之事不妨一請再請一查再查期於上不病國
下不累民而止此尤見委曲仰體 皇上愛民之心而恩
澤可以下訖災患可以消彌矣如果 臣言不謬伏乞 皇
上勅部覆議施行

國朝賈漢復題分驛路疏

爲中州衝繁已極驛路更正宜蚤謹繪圖進 覽伏乞

勅部速議以蕪難支重困以免遲悞軍機事竊照中州驛
遞衝苦緣由臣先據駐任驛傳道余事郭四維詳稱河南
驛遞向日雖曰繁雜官民猶可支撐自從黃河決後東道

水阻凡江浙等省一切差使舊由山東馳驅者近皆遶道
河南且邇來湖廣等處捷報屢傳軍情孔急一差動用馬
百匹或數百匹卽至少亦不下數千匹是以河南旣苦本
省差多又苦別省遺累官民之心力空竭目前之供應萬
難本道再四籌維除酌增銀馬另詳呈請外察河水已歸
故道東路已成坦途往來差使仍前遶道河南者總由奉
差員役以東道久未經由遂不憚遠遶因循豫省之熟路
耳本道若不據實請更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中州驛
站傾廢在眉睫間矣且勿論驛站一倒興復爲難萬一濕
誤軍機干係匪小等因呈詳到臣臣等以事關軍情各處

核遺速隨詳批該道確察向來某某省原由河南行差其
某省原由山東行差東路較西路所近果有幾許南北之
差使分合各在某處某路直捷某路紆遠備細詳明開呈
去後順治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據驛傳道余事程芳詳據
開封等府查報到道看得兩河驛遞疲困至今日極矣倒
斃之報殆無虛日酌補之請交牘如雲本道每接申文痛
心攢眉真有卧不安而食不甘者分路行差始救懸急今
各府具詳繪圖前來如出一轍本道細加參酌大約山東
驛路近而捷河南驛路遠而遠如自 京城南下從涿州
分路一由新城雄縣河間景州入山東境經高唐東平汶

上兗州等處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二百餘里爲直徑卽各省舊日所行山東路也自涿州分路一由保定真定順德彰德衛輝延津渡河而南經開歸永城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七百餘里爲遠道此卽各省近日所行西路也故諺語有弓絃弓背之喻謂山東路走弓絃直則近矣河南路走弓背紆則遠矣自河決以來奉差者陰受稽遲而不覺未暇論其遠近郵遞者困於支持而莫訴亦未暇論其勞逸因循日久兩承其弊困苦至今豈可不極而思返况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

東一路久稱坦途伏冀分新奏

詩詞卷

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夫該省赴任賞奏解運及事竣回京者卽於勘合火牌內實填由山東路行如赴湖廣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及該省事竣回京奏解解運等務勘合火牌內實填由河南路行若此則兩河赤子固共慶再生卽捧節差使亦免棲遲長途矣在山東但還其所固有在河南則去其所本無實屬兩便非係推諉蘓驛困而濟軍機豈目前之益已哉等因覆詳呈臣臣欲爲經久長便之計遂不厭詳慎咨訪之圖因再批布政司照依發去圖式將東西兩路遠近實跡便否確情核明另圖妥詳速報等因批司於七月十一日據布政司左布政

使管起鳳遵奉臣批覆查與該道相同繪圖呈送前來該
臣看得中州之苦驛遞爲甚驛遞之苦近日爲尤甚何也

在當年衝雖通乎數省差原分有兩路衝途官民尚苦莫
支後因黃河衝決東道淹阻合天下差使率皆取道於豫
而豫之夫馬是以屢倒屢逃豫之官役遂至累逃累斃如
郭店等驛驛丞張煜等其明驗也矧今湖南捷報頻傳差
使如織王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有倍蓰
昔日者臣前在彰德供兵親見大路兩傍倒斃驛馬不可
勝數甚有驛馬不敷累及民馬所夫不足累及農夫禁之

勢有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等及今未嘗將來馬不敷用

夫必盡逃逮軍機一懷言已無及卽將官役盡注屬筭三
事奚濟今欲蘓驛困而濟軍機惟有更正驛路照舊行
之一着耳且山東之路近而直河南之路紆而遠况黃
河已歸故道東路依然坦途如湖廣雲貴等省原經河南
者勘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粵等省路原經山東
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分行則衆擎易舉偏苦則獨力
難支總是 皇上之地方總是 皇上之赤子照舊而疲
驛有興起之色軍機無遲悞之患矣臣亦知久息之肩一
且而復使仍舊東路官役諒亦弗悅但臣惟知爲地方計
長便爲軍機計直捷誠迫於勢之萬不得已又何暇更爲

瞻顧也臣謹將驛路繪圖會同鄖陽撫臣張按臣李及秀合詞具疏恭進 御覽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施行
國朝賈漢復請豁輝邑包荒疏

題爲 請豁輝邑包荒以救殘黎以甦重困事臣以謗劣
非材謬膺撫豫重寄捐糜莫補夙夜冰兢惟期於地方利
病殫力興除以仰報 國恩無忝臣職而已如察地一事
臣於未奉 欽差之先已嚴行清察更多方勸諭八府一
州計首墾過熟地九萬餘頃業經臣繕疏具 題造冊送
部矣續據輝縣申詳內云輝邑自我 清定鼎原存熟地

三千九百餘頃奈因前縣官裁併災傷廢荒地一千四十

五項零田雖存而難耕民已逃而未歸節年錢糧累民賠
補雖素封富庶漸皆零落卽催償里役無一肯任民之控
籲者不止一端赴訴者日無閒晷萬姓凋殘兩官愁斃類
之累民累官以累 國稅一至於此若不哀懇本部院立
請 題豁則逋負日甚包賠益苦蕞爾殘邑不致蕩爲邱
墟不止也等情到臣閱之不勝痛惜因思民有熟地旣令
其首報 國家增數十萬金錢若民有包荒豈可置若罔
聞而貽百姓無窮之累乎但事干錢糧又未敢遽以爲信
隨嚴行司府委官踏丈今據司府行委衛輝府同知等官
鄭元成等再四察勘據報人民委皆逃亡前地的屬真荒

至問其經管職名察其包荒緣故據詳起自順治二年已故知縣樊鈺捏報督墾地六十八頃二十畝四分至順治四年例應起科則調任知縣楊日昇革職知縣史繼秀陞任知縣佟國璽各任內雖有完納皆屬民賠比時年豐地少民猶有肉可剗至十年十一年水旱頻仍奇災叠告復荒地九百七十六頃八十七畝三分五厘連前捏報地共一千四十五頃七畝七分五厘田土雖無國課難追縣令止知鞭笞從事照例追呼貧民遂至瀝髓傾家轉徙溝壑分外之錢糧既不能包應解之本折又不敢欠所以十

一三及已復知縣王一元吳如楨等皆因包荒墾報借欠

年備銀抵補本年正供自此日復一日年甚一年且勿論
從前之死者革者無可追問調者陞者又在 赦前節具
在接管失察那移之官秦長春雖經臣等會疏 題叅照
例議處究於 國課正額毫末無補今輝邑荒數臣行察
既確又取有府縣官印結在案若不急爲 請命早賜豁
除則逃亡終不敢歸荒蕪終不能熟官徒降革無已賦額
補足無期矣臣豈不知 國用正誦地糧難以議除但除
已荒之地正以保見墾之地寬難完之賦正以永實完之
賦又况此包荒地畝僅一千四十餘頃則所豁之賦原自
無幾沛涓滴以蕪窮黎當亦 皇恩所不靳也除將逃下

花名地糧清冊送部察核外臣謹會同按臣李察荒基

臣李合詞具題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國朝許作梅爲沁水屢爲衛患請責成衛河分司疏

爲在河官以杜河患事衛河沿河州縣節年水患頻仍入
皆言衛水流毒不知衛水發源蘓門水性有常卽伏秋水
發下有所洩亦不足害惟沁水決入始成滔天之勢查沁
水源出綿山每年夏秋間各諸山之水迸流懷慶由武陟
入黃南岸高凸衝決時心北岸地形凹下惟恃縷堤爲障
比年無專官料理故隄防未修且多盜決俾衛輝大名迄

二月隨塞隨衝道臣張濬親駐河干料理決口始塞幸
值冬月水涸若當伏秋其水患又不知何如也衛官分司
係新添衙門勅書內雖開載沁河然自設官以來錢糧
不與聞衝塞不與聞衛河感受沁河之害而衛河之官不
得干預沁河之事何以責河官而杜河患也臣謂衛水分
司駐劄輝縣離武陟百里宜令本官冬春駐輝縣料理運
道夏秋駐武陟防修沁河其沁河各項錢糧俱聽本官提
取每年工程照黃河例估計奏銷工大則本年額徵不足
在本省河銀支用王小則本年額徵有餘留爲次年之用
其沿河堤岸增高加厚勿濬盜決之弊如此則責成專而

水患可息民生可藉矣仰祈 勅部從長確議覆請明旨
施行奉 旨着議奏工部知道

國朝白鍾山勘明沁衛情形疏

爲勘明沁衛情形據實奏覆仰祈 睿鑒事竊照安徽布

政使晏斯盛條奏謹籌河淮全勢摺內有沁水仍分入衛
作滾水壩於武陟境內以資節宣以殺黃河水勢一節緣
由臣等准工部咨卽一行河南管河道廳并懷慶衛糧
等府確查沁水入衛故道並令相度武陟建壩處所勘估
詳報一面訂期會勘據該道府廳等將沁水不便入衛情

形條新到切詳覆前來臣等隨司赴衛軍一帶逐細履勘

武陟至衛輝並無沁水入衛形跡詢之年老土人僉云明時係因沁河決開堤壩橫流修武獲嘉新鄉一帶突出衛河原無故道康熙六十年吏部尚書張鵬翮同巡撫總河尋查卽無河形今又十餘年委無稽考等語臣等將沁衛兩河細加丈量沁河寬一二百丈不等衛河寬八九丈至四五丈不等衛小沁大勢難容納至原奏武陟建壩之處查武陟境內沁河長一百九十餘里悉係沙底虛鬆不能僉樁下石難以建壩臣等查沁水由山西穿太行山入河南境自濟源至懷慶以下俱有大堤障護今如建壩分沁必挖開大堤另開河道始能引沁入衛但大堤一開自撤堤

障沁水穿堤奔注黃河隨之而入一往無阻不能分沁而
且引黃其可慮者一再衛河淺隘不能容受沁水又必得
開闢寬深查衛河兩岸民田廬墓不可勝計兼有汲新濬
三邑之城垣遷徙爲難濬邑境內尚有一十八里山根石
底尤爲人力難施其可慮者二再衛沁合流水勢浩瀚非
常又必得堅築高寬堤岸查新淇等縣近依太行諸山山
水發時全賴衛河歸宿若因東沁築堤則阻山水歸路勢
必橫流爲害其可慮者三伏思導河分水攸關運道民生
非計出萬全不敢輕試查沁水歸黃衛河歸運其來已久

卽尊心入衛之議元明以來屢議屢止亦非一次矣

州志詳彰彰可考者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衛輝路總管
蓋文用因漕司議通沁入衛文用言衛卽浮屠最高者纔
與沁水平若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必不
可開事遂寢又查明萬歷十六年漕臣楊一魁請因沁決
口之便引沁通衛科臣常居敬言衛輝府治地旣卑下河
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爲難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
孟府城去河不遠冲決之患殊爲可虞且沁水沙多善淤
一入漕渠淤墊閘坐指陳利害議又寢止 本朝康熙六
十年吏部尚書臣張鵬翮奉 旨查勘黃沁兩河情形奏
稱武陟沁河西北高而東南低沁堤內平地較沁河涯低

丈從此而東地勢愈低且此處沙底虛鬆將來建欄築
堤難以堅固若引水時從高直下建瓴之勢恐牽動全沁
灌入內地黃河隨注其後又云引沁必由小丹河入衛此
二河河身皆極淺窄勢難容受奉 旨張鵬翮等查河回

奏甚明極好即令照依所奏不得稍有更改欽此欽遵在
案歷觀從前諸臣奏議利害較然如董文用言沁水高于
衛輝浮屠則害在衛輝且及直隸大名長蘆如常居敬言
沁水沙多善淤入漕淤間昔有左驗考明嘉靖三十五年
沁決入衛至臨清並流上擁運河七十餘里沙泥沉積磚

反二河於塞二千餘丈則害又在曹運如張鵬翮言牽動

全沁黃河躡其後則黃河之水勢分流緩下流勢必淤
泛溢四出其患又在黃河而懷衛一帶爲害更不可勝言
矣夫使利多害少或利害相半猶當審擇而善處之况有
害於城社民生有害於漕運而并有害於黃河是未可以
違前人之成說改數百年之成規而漫爲嘗試也抑臣等
聞之明河臣潘季馴有言曰黃河防禦爲難而中州爲尤
難自漢以來東決西決未有不始自河南明河臣萬恭亦
言河南沙鬆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渠而正河必淤小穿則
水性不迅過則平陸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由是觀
之以原歸黃河之沁水改歸衛河穿渠於土疎之地不能

保無奪河之患而順其水性仍歸黃河則力合流急不無以水攻沙之功臣等詳察地勢博詢耆老歷考前人論說分沁入衛之議有害無利斷不可行者也謹奏

國朝張縉彥河夫輪派疏

爲河工爲國之大政河夫修防爲民之命脉謹遵上

諭條悉利害祈蚤定經制以垂永久事臣自外藩蒙恩內擢肝腦塗地不足云報初入署時查本年二月十七日奉有凡興利除害詳各衙門滿漢大小官員商確具奏之

諭臣部職掌大事首在河工臣自河南來親見河勢泛溢

其地安堵雖明者不能見其終也。自漢唐以來迄於元明
黃河有衝決之害非自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於元明
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已決則用修未決則用防亦非今
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於元明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故
河決之害大則修河之費鉅若河決之患平則防河之費
輕大王廟之決也。總河臣楊芳與屢奏請原有經費河南
募夫一萬名此外則山東大名濟之故夫有定數每夫日
給工食一錢故銀有定額計地出夫四十五頃募夫一各
故地有定規此修河之額近事之可稽者也。幸伏 皇上
宸禦衝堵塞故道安然今日之河仍是未決之河則防

一河當照未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一考河道舊額守堤堡夫不過滎澤陽武祥符陳
一考儀封封邱考城等十縣招募夫不過八百餘名每
一食不過三四兩不等但以爲瞭望之用若有事修築
一河夫銀除報荒外尚解庫四萬餘兩卽移此內動
一工北防河之計古今相沿之已久者也今勞民
一不怠經制不修差提無時是以按臣有鬱孤當
一有發銀募夫論若不從此而定畫一之制
一命之孔各防侯之怒矣臣聞河道條
一各其餘遠河百

里加地五頃共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名臣不勝驚
訝夫築大王廟之決口河南不過募夫一萬名今無事派
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餘名是增十分之二矣築大王廟
之決口不過每地四十五頃募夫一名今無事之時而十
五頃派夫一名是加兩倍之多矣里下每雇七夫殊至六
兩計一歲每去費銀七十二兩一萬二千五百餘名之夫
歲如銀九十萬餘兩是加正賦之多半矣夫司農告匱
皇上宵旰殷憂國計會議會不敢以加派二字輕啓諸口
議以數十萬之加巡伏於派夫之內臣不得其說也恐防
河渠防盜其來也忽焉倘如應讓若行卡則以後蠶繭漚

消萬餘人迨遙河上春鏃何施所費之夫將爲予復包攬
折乾之用乎抑盡動河銀歸何所也况通省地方遠近
不一卽如盧氏固始等縣離河九百五十里若待事急而
調之一旦河勢泛溢近者不足用遠者不能到躊躇四顧
安能取辦俄頃蟻穴之潰隨何及矣此又防河者之不得
輕執者也計莫如防河卽照防河之額無事以堡夫爲瞭
望有事以河銀爲垣募如河官難以坐募則檄行州縣發
給見銀而河官勤行巡察務保萬全若有巨澗之勢非常
之舉就河勢所犯之河照工派夫一面調集一面題明不

爲籌辦運河蓄水事宜以利糧艘奏明聖鑒事竊照豫省衛河係漕糧運道自水次至出境計程四百餘里流沙壅積在在淺阻最甚者則濬縣之三官廟老鶴嘴等處名十八里溜爲善化山山根石柱砂疆挺踞河心水底重船經過尤易踈虞從前河撫諸臣勸題於衛河上下建築草壩三十六座以束水勢行之日久因循未修迨乾隆三十五年河撫臣胡寶瑛議請照東省運河挑淺之法每年逐一疏挖仍於淺水處所建築草壩奏蒙

上諭衛河係漕

運所經既有淤淺處所自當照例疏築以裨實用但向來

每年照此辦理之處則不可不及今酌定章程示之
蓋前此十數年來未經挑建漕運亦無甚阻碍其非必
每年興工已可概見今或以相隔年久悉心相度修治舊
日淤墊一清向後或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至及期鳩
工專派道府大員核實督修責令立根保固如有侵蝕按
例着賠庶屬員不敢滋弊而運道得以深通着傳諭胡寶

琮遵

旨議奏遵行在案

臣

到任以來據沿河州縣以疏

築未見成效漕運仍屬艱阻紛紛稟陳本年適當大修之
年臣與糧道溫必聯悉心籌酌並符據該府縣從長計議

稟覆前來

臣

查運河發源於輝縣之百泉南注三十里至

新鄉縣之岔河尖與丹水各流又一百五十里繞衛輝城

北爲兌漕水次又東北至濬縣會淇水而達湯陰內黃界

受湯河洹河二水迤邐至直隸大名縣張兒庄出境下入

臨清河原議於水次下游淺處建築草壩以期束水濟運

但夏秋水漲之際河勢汪洋無需草壩一交冬令來源既

澁支派甚微而糧船於十月內正屆兌開之時水落沙停

逐節淺阻雖有草壩亦屬無益今計疎通之道不若於上

游來源之處先期蓄水不令散流臨時開放較爲得宜考

之舊定章程以各河之水兼濟民田是以有官渠民渠之

別水既分主者良無待以未

春夏之間漕船起運則在秋冬之月爲時本自不同嘗

船開行農功已竣民田不需灌溉正可協濟重運以收

彼注茲之效臣現飭該府縣督令管河各官於九月望後

起自漕船出境止將衛河以上一切民渠支港暫行堵閉

使水盡歸官渠一面將官渠下尾之閘下板瀦水俟糧艘

開行之日啟板放水俾衆流匯合水到船行則涓滴皆歸

有用重運自可流通嗣後每年官爲經理照此妥辦所有

原奏建築草壩之處糜費無當應請停止至濬縣十八里

溜之三官廟老鶴嘴等處石柱砂礮最爲妨阻經臣諭令

該縣知縣吳振域設法開鑿適該縣鹽商以其阻碍鹽舡

情願捐資辦理該令實力董率將十八里溜中頑石山根僱夫用力盡行鑿去現已溜勢直平河流寬濶所費有限積患頓除無不咸稱利便將來糧船經過可以順流直下可免疎虞其餘逐段浮沙旋挑旋積應仍照舊日章程於八九月間飭印汛等官集夫創挖再用混江龍刮板器具隨船疏浚使沙隨水盪以利通行如此則上游既有畜水中道又無石岡流沙積處以時疏挑漕運自能迅速不致仍前阻礙矣

國朝高遐昌條陳請復舊例疏

題為請復舊例以安民生事竊臣一介寒微八年邑令叨

皇上睿慮周詳法制盡善凡大小臣工誰不恪守官箴仰
斯民享安靜之福而樂太平之休也近見九門提督陶
氣不能侷體 皇上和輯兵民至意現在毛文舉等元
先後叩闕稟雲鳴冤各衙門科臣王懿題參稔知
在王自有乾斷睿照無庸置喙然臣謬叨知選職奉該
何敢默默無言念 神京重地務期安靜稽考舊例所當
請復一則三營宜歸兵部也查在年三營屬督捕侍郎管
轄自督捕裁汰而權歸九門提督矣夫直省兵馬皆屬兵
部掌管而京城三營專隸提督致悍將驕兵毫無忌憚由

是爲所欲爲而兵部不敢過問則設兵爲民之意全不講矣請飭三營仍歸兵部稽查凡營務防汛晝夜巡邏著兵部派定司員督率查點考其勤惰禁其勒詐地方奸反止許上緊緝拿不許私行拷訊一如外省武官定例則行伍肅清而良民安堵矣一則詞訟宜歸地方官也輦轂之下居民稠密商賈輻輳觀堯舜日之光虞近悅遠來之盛自應督干預民詞而刁詐之徒串通不法弁兵鼓浪興波擇人而食以致居民重足而立行旅側目而視者比比然也夫五城有正副指揮吏目寇大有兩縣印官巡城有御史順天府府署督地方官也而逃盜人命重案又係刑部

專管是審理有人題報有人何勞糾糾武夫張虎狼之威而遂漁肉之計也請將民間詞訟仍然歸地方官准理庶各官得復舊日職掌而商民再見天日矣一則街道宜歸工部也五城地方各有分界街道係各坊官料理工部每年保題司官督理此舊例也自提督干預街道而內外出入前列三對馬兵後擁百十餘卒威行滿漢勢壓官民夫提督操練兵馬稽查門禁以防奸宄是其專責今乃縱其兵丁肆其貪墜是不惟無益於街道而且有防於兵制也請將街道仍歸工部管理則民由坦平之路而道無豺狼之橫矣以上三條皆有從前舊例所當速歸各衙門掌管

且防微杜漸無使積重之勢日甚一日也緣係條陳字多
逾格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勅議覆施行

國朝高退昌陳請并免租戶三分疏

題爲普天旣慶浩蕩 皇恩貧富應沾一體之大德敬陳

管見仰祈 睿裁事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軫念民依

地方稍有歉收卽蠲免錢糧或散給米穀務使被災地方

家家得所近又煥發 恩綸自五十年起至五十二年止

三年之內將天下錢糧通免一週大哉 王言從古未有

大沛洪恩如我 皇上者也臣於歡忻頌祝之餘謹陳芻

蕘之見焉查節 任山東巡撫時凡蠲免錢糧以十分計

之於地主應免十分之內令免租戶三分使貧富均沾雨露然止行於山東未及他省也夫租戶原無尺寸之地佃種富戶田地每年計畝納租遇蠲免錢糧之年不得少沾涓滴皆由成例未定督撫大吏遂爾漠視也今當 皇恩大沛請 勅行各省督撫轉行所屬地方再張告示曉諭遇免錢糧之年租戶得免三分永爲定例則貧富均沾

聖澤矣再查各省額設孤貧口糧每年計銀十萬餘兩米二萬九千餘石今既免各省錢糧則孤貧口糧尚須籌畫合無仰請 聖恩將積穀暫行支用令各府遴選賢能佐貳親至州縣散給造冊詳報勿使不肖有司串通胥役凡遇蠲

免錢糧俱照此例遵行臣等未管見端候

聖裁

藝文

贊

頽頽贊

魏曹植

昌意之子祖有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
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祇虔

帝譽贊

曹植

祖自軒轅元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治世撫寧天地神聖
靈察教訖四海明並日月

孫登贊

晉庾闡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宮蘭泉吐牖籠蒼可遊芳津
可漱元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樸
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疑岸高嘯希風郎彈道有
冥竅運有昏消達隱不巖元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
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携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明妙鑒
竒絕翹首杳冥仰想元哲

箕子贊

晉陶潛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所
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滑州得異馬於河而
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
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惟有是耶居帝
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藉鳴和鑾者數十事遇
禍亂當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飛去不
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
也旣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鱗兮降祥時出瑞聖
人兮治理清平和樂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龐道悖
還其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馬潑泳旋淪淪兮淵居

海浙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
進昏死亂玷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
珍兮

程顥贊

宋朱熹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
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贊

朱熹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
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邵雍贊

朱熹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
天根淵中今古靜裏乾坤

許衡贊

元王磐

氣和而志剛外貞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
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
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
安王彥方元魯山楊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姚樞贊

明宋濂

湛湛龍泉神彩內明視之如望其鋒所指無物不斷捷疾
如風燧之文獻雄姿英發塵有不同在前無古在後無今

有志卓卓倡道蕪門上
勸泗沂下探闕洛施於有政蔚爲
王佐務盡忠諤立經陳紀禮賢黜邪風動四方大開文明
輦致雅樂實自魯邦不殺之諫晝夜諒諒吾不得藏治定
功成渾然無跡莫窺所存左許右竇三人同心扶乾植坤
如帶如礪信誓弗渝永世有聞

許衡贊

明宋 濂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
行知若親掘衣寒泉之湄張皇幽渺釐析毫絲如臯陶淑
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旣入閩域遂升堂基

黃聖身益今風將口去其人私痛其天喪釋其偏岐挽其

九衢德成材達昭用於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
公寔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實默贊

宋 蘇

有倬實公閭閻而訓雍雍而惇炳炳而文大衣三紉似不
能言及摧權姦勢將排山綱常之陳皦若白日照耀天下
至今有赫大道旣明旁藝亦精九箴所及以死爲生其學
之醇其志之忠宜耄矣之嗟發自帝衷

石碣贊

明 方孝孺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
勘亂雍容談笑克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師父先事而諫

徵若著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
所書篡弒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
仇牧晏嬰視之有愧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
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三仁贊

明李夢陽

殷喪厥馭姦宄師師天子不畜神罔攸依國旣顛越我寧
獨支何其發慨夫於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右微子於維

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導奢瓊宮兆亡
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列聖朝鮮錫昌右箕子箕啟存祀

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列聖朝鮮錫昌右箕子箕啟存祀

云亡邦是用傾康
壘玉焚麥秀吞聲

顯頌贊

明孫承恩

睿竦以達德深而靜肅清神
人民志以証稽天創歷定時
考元夏令式遵後聖善焉

帝謚贊

孫承恩

惟帝聰明知遠察微執中御世
仁威並施其德嶷嶷其色
郁郁式修厥身九有成服

韓擒虎贊

孫承恩

韓公虎臣猛氣橫驚徂征江南
疾捲徑渡執彼國君若縛
狐兔爲時下城恢我王祚

宋訥畫像贊

明 蘓伯衡

聖皇天開車書大同爰起真儒柄文之重命掌制誥黼黻
軍靈命教胄子登策俊雄人歆其德國亮其功皇心愉悅
優圖厥容歸賜其家儒者之宗我來自野載拜於公式瞻
丰采誰誰其風豈非資之既深而和順積中者耶是以出
而用世遂吾道之通也

宋訥贊

明 彭韶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立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六館
飛聲嚴而有愛樂育羣英乃叙教條爾準爾繩士皆適用
一人以掌制誥褒重吾道會榮

孫奇逢贊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惟哲人光輝孔俶敦行孝弟修明
禮樂由忠貫恕既博歸約日新又新鳶飛魚躍默契先天
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磅礴譬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
者像難盡者學仰止夏峰泰山喬嶽

孫君僑贊

國朝

魏象樞

君僑之生爲徵君嗣君僑之死有學士志

志文爲崔士階先生筆

愛

弟忘身成仁取義不知其學視其行事千載而下望夏峰
之高墳喬梓何愧

孫緘齋像贊

國朝

方苞

此爲誰是爲理學大儒徵君先生之曾孫何以仰而觀之
不惟肖其貌兼肖其神九旬上壽祖孫並臻康健溫恭亦
復比倫至若一肩絕學不以老而衰也進道彌勇嗜學彌
慤如出一人如出一心嗚呼其斯爲家賢之詰嗣紹衣之
後身

王烈女贊

國朝
暢策

貞孝無雙至柔而剛或曰未醮而執婦道反乎性命之常
不知其痛舅姑一子柳癭身亡從容就義固卓然自立夫
太極而不役於陰陽十五投繯其節烈則窮天地亘萬世

汎彼柏舟之死靡忒豈無他人二三其德三歲爲婦惴惴
其慄願言思伯死則同穴交交黃鳥差池其羽我儀圖之
其甘如馨淑慎其身柔嘉維則有鶴在林戢其左翼心之
憂矣季女斯飢母氏聖善式穀似之天錫純嘏穀詒子孫
春秋匪懈受茲嘉祉教誨爾子令聞令望藹藹吉人俾壽
而臧人亦有言無德不報高山仰止是則是微

銘

銅盤銘

周武王

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

座右銘

漢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
不足慕唯仁爲紀綱總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
實守愚聖所賊在涅貴不緇賤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
氏誠剛強行行鄙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博節度使大匡山勸功銘

唐李沛

巨唐興元末下詔徵天下兵將大有事於淮西遲
速等衰於是焉在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

大夫尉馬都尉田公選百金之士馬步五千悉甲

而道泊貞元元年春一月畢會於大梁久之未進
以其年冬十有二月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懷德郡王汴宋節度劉公申令諸軍曰元覽
李希烈渴日爲惡罔克若天流毒淮右以逆亂干
神器以暴殄錯天命罪浮於瀦宮禍延於覆宗上
以德柔之以仁綏之如豺如狼無革廼心蓋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猶尚盤桓伺其間壘然後肅將天
威曷爾有衆爾所不最其於爾躬有罪公由是夙
夜祗懼恭行明命長轂雷野高旗警雲先次於許
之扶溝壘境而守示之以雄兵勁弩堅之以深溝

高疊竊號感乏追悔靡及負苦刺於背生戰慄於
股常聳外虞不遘內事三年夏四月因感生變霜
刃竊發身分蔡下首懸藁街浹辰之間天下如鏡
同文共規中外一貫雖虞格有苗軒庭涿鹿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不是過也五月有詔會大梁洪班
爵賞勞以還師餉酒淮海金帛山邱既醉而凱歌
者動以萬計享畢改乘輅北之信宿而濟洪河屯
大伾洗兵刷馬示以無事卷旗虹藏卧鼓雷伏公
喟然嘆曰昔馬援南征建標於銅柱寶憲北伐勒

石於燕然安敢爾於昔賢音多經於茂賢願謂節

曰此皇上之威德八座之不續無述可乎
二年脩觀戎事敢不唯命刊石立銘

如彼梟獍蝨爾包藏謂順無益謂逆無傷據山裂壤竊號
猖狂地所不載天其必亡皇赫斯怒詔下萬方徵兵諸候
出師勤王俾我中司翼爾鷹揚朝濟孟津夕次大梁深溝
淮右高壘潁陽有征無戰神誅鬼殛向化者人覆宗者賊
宇宙混一車書同則振旅闐闐全軍而還昔我往矣焚舟
濟河今我來思策勳銘山山形磅礴河流洶涌聲無窮
山河不動

大伾山銘

唐
洪經綸

登於大伾命所經過頂凸坤儀根歷洪河天生忠良濟物
宏多山靈河祇俾環海戢戈

白金泉銘

并序

宋 徐閔中

茫山之陰灼然一泉出石竅間世傳玉女修真之
地泉之東有巨坂紋如瓦溝號拖裙石而泉獨無
名予慨然援筆題曰白金蓋拖裙著登仙之迹白
金寓養生之道玉女姓氏不顯於世庶因斯名可
攷其志尚亦使夫後人臨泉而神情昭澈引瓢而
道氣冲澹靈扁洞開自得於命名之意予之志也爰

如彼王女何代人學道得真徑倫一朝騎龍入青冥
遺踪石眼平祇應洗盡胸中塵不餌金丹身自輕源深暗
泝通天津春秋早噴泉泓澄掬之漱齒甘且清華滋
溉靈根滋我道味得長生筆落嘉名傳白金嗟嗟王女孰
可親靈蹤孤潔萬古情山移谷改泉不堙貽厥來世同斯
銘

射圃正己亭銘

明宋訥

洪武丁巳秋四明方叔邇來知縣事乃建亭於圃
請予扁以銘之予取射義扁其亭曰正己而爲之

銘曰

聖人制禮中正而止養志游神從容循理惟射爲藝殆非
他技可以觀德可以知恥審度在此取中在彼臨之勿惰
立之勿倚儼然其容端矣其視確然其心凜然其履內外
靜專庶爲正己審固不妄可以發矢兢兢業業慎終於始
既中勿驕未中勿畏持敬習久功成曷已以藩王國以佐
天子無忘侯德勗哉造士

箴

四爲箴

明王教

孔子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

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其力
爲烏獲而已矣嗟乎學孔顏曾孟之學是亦孔顏曾孟爲
則成弗爲則胡成也如之何弗爲

四思箴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
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旦嗟乎知翼稷伊周之志是亦禹稷伊周思則得弗

思則弗得也如之何弗慮

景武堂四箴

有記

四字箴於居官甚切舊有紙在壁殊非經久計也
命代以石蓋自是箴可久矣又不獨爲居官告焉
嘉靖七年春時安邱劉希龍記

律已嚴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爲終身之玷缺毋謂
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獸
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
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仁

古者於民飢溺猶已心誠求之如僂赤子嗚呼入室笑言
飲醲齧肥出行敲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
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
爲君子

存心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
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私慾食之大道康莊偏見
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惡姦好惡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
生明偏則生闇

蒞事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尺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仕焉
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言胡不自愧昔者君子
靡素其餐煖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
我師一范一韓

議

宋歐陽棐康節謚議

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慮
在於好惡先成於心而後拔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

如不辨其真偽之虛心而後拔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

清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據身於事難
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
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諡法溫良好樂曰
康能固所守曰節諡曰康節先生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諡議

臣聞諡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
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
將饒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
多矣夏竦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諡文正鄧洵
武蔡條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忠強

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彰彰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百餘載之餘上嗣往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謨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聯分所關輒爲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敦頤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

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屈承學之士聞風興起其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於茲矣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日文曰宣曰成旣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全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旣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渌瀆聖

聽伏候斧鑕之誅

明聶良杞書院先賢祠議

按先賢祠在書院儀門之中舊以書院旣羣聚諸生而邵許二先生者昔嘗游泳斯土宜崇明祀以爲諸生仰止之地因及其師友自濂溪以至南軒爲十賢而姚竇二氏則配享焉卽志所載吳公伯通祝文可攷也歲月旣久更張漸多宏治間僉事車公璽改立文廟像設先聖而諸賢俱列爲配享隆慶間巡撫栗公永祿以諸賢配享非禮增祀四配十哲而諸賢又列於配哲之後二公改創之意非

定創立廟於庠序而

夫制森嚴致分上下而儀文周備配享有禮從祠有節
非若淫祀者之可以私創而擅增也今學官祀先師矣
而書院復設聖像上丁祭於學宮矣而下丁又瀆祭於
書院况儀門之中車馬往來於斯隸卒雜立於斯及祭之
日堂階甚隘駿奔不容且十賢於夫子非可聚首於一堂
而柳城與肥鄉豈宜僭處乎文廟謂之瀆祀則不享謂之
侮聖則不敬不敬不享又安用此廟祀爲哉良杞叨公茲
邑目擊心非亟圖釐正萬歷戊寅乃請於督學李公郡守
暴公俯從所議將文廟仍改爲先賢祠移之東隅而聖
像則別藏之葢庶幾乎克葢前愆而有光祀典矣謹詳其

始末以就正於後之君子

明盧大謨改丹入衛議

改丹入衛猶改沁入衛也其地形之高下水勢之緩急泥沙之淤塞開築之阻絕與沁水同衛不能容沁而受其害矣獨能容丹而受其害乎丹河源出山西穿太行由屹坦坡狄嶺南注而下中間分散有十八道小溝渠民間引爲灌田總流南經張店至劉村入沁水首尾三十餘里其與衛水相通者係上下溝渠內東流第二道由清化鎮金鎗狗跑泉等水相聚迤透而東經修武治南北轉城東門外又東經獲嘉治北又東名蔣河至新鄉縣西北名合河店

入小清河而因以入於衛相沿凡數百十里名爲丹之支
流而實非丹水矣若欲將丹水全水由張店改折而東過
狗跑達衛則丹至張店地勢傾下入沁甚易勢不能挽若
從上面東流第二道小溝渠決河達衛則丹正自山嶺而
下奔潰傾跌橫截不住何由東流議者徒欲引丹入衛殺
沁勢一二耳而增衛害者什九焉奚可哉總之改丹改沁
爲救徐邳以南漕運計而北地運道爲兗豫芻糧所繫療
賜內而塞咽喉此所謂救一河患添一河患者也

國朝孫奇逢修嘯臺安樂窩議

蕪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靈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然

蘇山蘇水不知關幾千百年寧有幾公和樂堯夫哉公和
當習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
與澹康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黜足容至
公和方稱足色耳堯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意苦夏不扇
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窩名安樂蓋中心安焉而後樂
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哉一念之私一事之僞
便有惡於志而疚於心者堯夫之樂固卽孔顏之樂與此
二子者所稱千古士也予嘗薦蘋藻思結異代之知俛首
思之公和不言而我多言堯夫窺先天之秘而我識闢若
此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雖予棄而我之皈依二子嘗

益切故對遺像若親承教旨焉今臺與甯創建

傾圮一傾圮而蘇山蘇水未免黯焉無色寧止愚昧無所
仰承如思親亭聚遠亭皆在百泉之上載在縣志甚明今
過求其跡多湮沒埋滅不可考詢之士著皆茫然莫知其
始嗟乎風雨所侵愈久愈圮而復之愈難則臺與窩之終
爲二亭也且有其勢夫土木瓦礫之墟歷數百年於今有
顯則有晦有創則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之者而後
興豈不以其人歟王按君亮教新學宮輝士永賴新晉宋
兩處士之基費十之一二耳德且與蘇山蘇水並風教之
存敢望諸大夫之識治體者

國朝孫音逢維風議

有一代之風俗有一國之風俗有一隅之風俗山川所鍾
毓習尚所漸摩久而無變相率遂成固然不知風俗亦何
嘗之有以仁帥者以仁從以暴帥者以暴從姚許諸君子
帥之之道也輝舊志言君子崇尚禮文小人好飲而直婚
姻喪葬有相周之義續志言詩書絃誦涵濡浹洽文物彬
彬視昔稱盛此或姚許諸君子化成之日乎今世與道喪
淳風日漓非敢輕言俗澆爲姚許者正不容自弛其維挽
之責也夫道莫大於興孝興弟事莫重於養生送死然此
固人心之同然第不獨川不見耳粵西孝子七千里徒步

野親一經拈出人人有興孝之思吾鄉趙廷柱者一愚民耳曾封股愈母疾予爲築廬以居一郭姓者品戶以積之驚曰爾與母如此耶小人於母時有觸忤今而後無敢犯矣夫誰使之哉王老生者因饑寒而病病而死其子若孫數口將爲溝中瘠惜孫紹聞一言而衆爲賻之死得葬而生者免於饑寒闕廣文老而無子諸大夫食之衣之且時饗之以酒肉白溝張有道客死亦諸大夫葬之題其塚曰遺民張果中墓此數事在大夫無意爲姚許而實姚許化民成俗之事予固曰風俗之偷有司與士大夫不能無咎而深有慕於姚許諸君子故不能不致望今之爲姚許者

國胡孫奇逢救時議

王孝廉遵道之言曰輝邑昔稱豐富土厚民淳士敦樸而鮮浮言民安樂而羞健訟前輩治輝者止於卧理而有餘不則一蒲鞭而無不足沿至於今大非昔比矣昔豐富今漸貧瘠矣昔安土今漸荒亡矣昔化國今漸愁民矣昔王勝客今客役主矣昔甲不累乙今羊代牛死矣斯言也三十年前病已先見昔所云漸者今成不返之勢矣客役主愚另有議羊代牛死當日不知何指今如豆草號馬等類恰中其言夫豆草軍需所繫自宜銷算正糧號馬額設有

是豈直重累里下令非不銷算也而供草供豆之人不得

柳陰下小橋流水稻秀蓮實雖江南不是過未幾淫雨漚
沒連歲不登數里外一望盡成茂草農人終歲勤動尙不
能支而田旣荒蕪耕鑿無力租賦又復相迫勢不得不逃
一家逃所遺地糧累及族屬族屬各不能自顧豈堪代人
賠累勢不能不與之俱逃逃亡愈衆而地之荒蕪愈多有
司按籍徵糧糧不能完則官受累那移補奏苟且權宜迨
至那無可那奏無可奏王令遂以益死吳令又以鬱死嗟
此二君其孰使之至此哉民窮財盡荒地之累此其大端
至閩縣之受累羊代牛死者又不知凡幾也上臺諸公有

軫念民艱方欲入告除荒爲民請命博洽

下矣議除者意在蘇民議開者意在裕國此固各有說焉
當救死不贍之時而責之以急公赴義之事民誰與我愚
意目前宜急議除荒荒除矣則民之復業者必衆復業者
衆則荒不期開而自開民與國兩有利焉望當路之仁人
君子以一身一家視之同心以救此一方民輝事庶乎其
可爲也

國朝許瑤運漕不便移衛議

衛河不過輝泉一勺之水議者欲挑濬以輸運遷改河南
兌糧水次撤小灘而移衛輝此策之不可行不待再計而
決也從來交兌漕米多在春冬衛河淺涸無異溝渠艘重

難挽貽誤軍備勢所必至若必通身大挑嗣後歲設淺夫
工程錢糧非可數計况所挑濬地方如內黃棗園一帶木
椿半塞河內椿藏水底勢難盡起議築壩以截上流恐有
潰決之虞議旁控以殺水勢復有岸石之阻又若濬縣則
郭家渡五喬村老鸛嘴等處皆係走沙淤淺隨濬隨壅條
盈條涸輕舟屢鬧重載難浮最險莫如屯子鎮東有石岡一
處橫亘中流必刻平行運而盤踞水底無從施工將控壑
旁引使水落石出則兩岸沙礫堅陡非人力所能遽平若
從衛源築壩數重遏截上流紳士耆老僉云此岡太行支
派由善化遠太徑延袤甚遠盤根極固所關甚大再如縣

沿西門大石橋河不甚高水漲洞滿行舟難過仍舊則恐

礙漕艘議毀則路當孔道皇華絡繹商賈鹽車皆出其道

蓋河流大小全在本源若有別水奔奏開濬有益雖竭民

力亦合興工今衛輝一帶別無支河可導所以明朝數百

年來斷然定運於小灘也據議謂該府平流每百里設夫

二百名東國大石橋溜俱在次名界五百里內用夫必不

下二千名每夫該銀若干小灘去臨清一百四十里給軍

資錢銀四千三百兩今加五百里又多淺濬則應加軍旗

又該處河况每六百里間能不增設官制防兵乎東國河

堤能不增設夫幾夫乎阿林去冷莊地方小灘二里

開帶猶恐其過今衛河取道更遠何時始抵津門乎兌軍
戰舟五百里而上一艘阻礙千艘不行於時多盤則亂少
食則闕又何以計其口糧乎況石與水必不能關船與淺
必不能不掘糧必不能不損軍必不能不賠則中州雖歲
益十萬金之費尙未敢必其有濟也而倉廩之改建直省
之齟齬漕運之悠緩種種籌於費種種害於成尤在其外
者乎

四朝王執任衛郡洛河情形議

以郡八邑昔有翻河內者海稱河東者亦有在河之南者
今俱爲河北地禹貢導河自洛納至於大伾縣之北而

也蓋大河自閩鄉入豫延袤數百里至鞏縣北受洛水東
經滎澤入衛屬獲嘉縣南境又東經原武陽武縣北東折
入衛屬之延津縣及舊胙城界而北岸卽繞出衛屬新鄉
縣汲縣之境又東北經新隸澹之南滑縣之北取道直隸
開州長垣東明東經山東館陶北趨臨清州迤邐入海郡
屬歷遭決溢具在祥異志中而惟宋金元時爲最烈但自
金明昌五年決陽武故堤灌封邱東注梁山灤汲胙澹滑
之流遂塞元至元二十五年徙陽武縣南奪渦入淮而新
鄉之流塞明天順六年又自武陟縣東徙原武而獲嘉之
流亦塞迨至成化十四年一決而徙出延津縣南斯衛郡

八縣俱無河患要自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而北流永絕也今距府城東南三十里延津縣界積沙成嶺東北接汲滑濬一望莽莽卽黃河故道新鄉縣二十五里亦有黃沙與獲嘉縣南四十里之舊蹟耕人多懇爲田矣是昔之治衛其大在河防今之治衛其要先水利郡城東北環繞衛河爲全豫漕運要津禹貢恒衛旣從之衛也源出輝縣蘇門山百泉南流經新鄉縣合河鎮會獲嘉之小丹河水折而東由新鄉縣城北抵駱駝灣又北經古汲城繞出府城西北達淇縣受淇水經濬縣城西折而北入滑縣界出彰德府之內黃會恒道二水至山

東臨清州入漕河抵直沽歸海獨是源泉既細汲新洪境
內河身復隘濬縣屯子鎮至老鶴嘴一十八里又皆山根
石底無可浚鑿每至冬春輒虞淺澁昔之爲運道計者不
曰引沁卽曰引丹蓋謂可殺黃流以省徐邳漕河之橫可
益衛水以濟充豫之輸耳勢非不便然來源浚大駭難翕
受屢勘不行恐行則無衛也所謂沁者何水經謂卽春秋
之少水明河渠志謂出山西沁州穿太行入河南境遶河
內縣東北至武陟與黃河合而東注其支流自武陟紅荆
口經衛輝入衛河宣德九年決馬曲灣經獲嘉至新鄉水
深成河城北又匯爲潭築堤以防猶不能遏其後正統成

化萬厯間屢被其害武陟之蓮花池金矺礮其潰入之處也自從武陟東寶家灣開渠三十里引河入丹以達淮久之沁黃益合而入衛之故道乃堙丹河者源出山西高平縣穿太行出丹谷曰南流三十里入沁河舊于河內縣清化鎮西北設石堰九道西一道順水性令直入沁河中七道分灌稻田其東一道令由修武獲嘉至新鄉合河鑿入衛河所謂小丹河是也故昔人引丹之說與引沁并與然可使分流不可使併注何也明衛都太守王天爵謂衛之與沁小大懸殊沁之廣以里計衛以丈計委難吞納且自武陟縣沁河經由之處下水平線至衛輝地下一百三十

餘丈元董文用上言衛地浮圖最高者纔與沁水底平丹
本入沁則丹之高亦與沁等不導之使來尚虞決溢况可
引之直注哉我朝河憲白鍾山曾經入告載在縣乘昭
昭如揭可無置喙惟堅築蓮花池決口使沁丹不致決溢
獲新故道固守陽武縣北堤使黃流不復直衝延津縣城
則大河之患永絕而沁丹之害無聞大要衛郡地形西高
東下西北近處尤高東北最下水源多出西北如輝縣吳
村東有清水泉卽七賢泉入獲嘉名清水河由裴村營入
小丹河五峪口有峪河經獲嘉南留村曰鯉河石門口有
三仙潭水流里許經鴨子口決地墮沙窩屯復出合焦泉

滙爲陂澤下注獲嘉爲沙河復合鯉河入于小丹又獲
頭道橫河二道橫河亦本輝源引入小丹同歸衛河而百
泉五開餘波又有經新鄉隗村分爲兩派俱抵曲里河入
衛河者附郭汲縣亦有源自林縣境經蒼峪山出口之蒼
河會道光店之清水河又合聖水池之水屯渠抵下馬營
入衛淇縣則有近城之靳脛河靈山口之泉流合源出林
慮之洪水經城北二十五里東至濬縣界入衛河來源雖
多隨境引導灌田入之不驟蓋其有利農功無妨運道矣
顧夏秋大雨時行太行諸山之水建瓴直下隨流各挾陂
水奔騰而來不惟各河四溢而衛河不能兼容普漫彌甚

長駟落高田水過處土人所爲過水地勝于澆灌且
稱沃壤卽卑下近河之處不能卽涸淹浸秋禾猶可種麥
總去衛河不遠逐漸疏消爲力尙易卽偶爾雨水過大山
水至猛亦止當衝沒處爲災不致合境受惠惟有孟姜女

河者上接獲嘉之段巖河經新鄉任旺村白水坡折而東
北由延津之西馬村汲境之焦家庄繞府城之西護城堤
外由小白石橋抵德勝橋入衛河摠獲志段巖本沁決舊
渠則孟姜女河不過沁流冲刷窪成河形獲新延平坡之
無所翕聚借徑于斯前新令不察遽請就近疏通以致
石獲新延汲併外屬修原揚載之水一齊直瀉而入衛

處適當德勝橋橫截關欄并勢倒擁逆流所過潰敗北岸
既受其殃濬滑下遊更遭其毒乾隆二十三年已有明徵
殆與引沁引丹之害有久暫而無大小也然則計將安施
獨河既非人力可使寬深孟河又非堤岸可就約束以隣
爲壑昔賢有戒甘心湫墊民俗奚堪惟查黃河故道長百
有餘里寬亦不下十里俗名老河身向爲不毛之地儘可
滲水未挑孟姜女河之先坡水原有流入者自挑之後俱
由孟河攔注邵城流入河身之道反爲沙淤假使各子境
內相其高下多挑溝渠導入老河再于河身寬下之處多
鑿深塹以厚其蓄雖有漫流勢分則害小矣若謂孟河水

行既習卽引之他適仍有洪波則莫若于入海之途
由本府城東免橋底橫阻亦擇患莫若輕之策也夫新
居輝夔下游延津居新鄉下游汲縣又居新延下游濬澤
則下之下者淇復適當蒼淇二水之衝北地平原漫衍土
性疎不受水又少池湖港汊之洩加之以西倚太行一雨
卽山水迸流患常八九救弊之方莫如賈讓棄地之法老
河身本非糧地種植難施最足爲瀦水之計不但可爲孟
姜女河去路也此外如有頻年沮洳爲勢最下或齷磧難
耕惟草其宅者舉可就勢挑之大則成河小則成蕩各治
各境可導者導之可瀦者瀦之縱有漫流停潦不深是以

乾隆二十三年撫憲胡寶瑗屢飭大道兩旁開挑深渠
境內舊有河道按其支幹經絡勘度疏治導引安流且于
田間多開橫直小溝仿古畎澮溝壑之制務使脈絡貫通
蓄洩有賴以時旱潦每于農隙用民之力歲歲無或廢墜
漸成美利誠大禹盡力之芳規也農田水利策孰有善于
此者綜而論之輝居衆水之源汲拒衛河之要獲爲小丹
之口新合兩境之流惟居衆水之源故土泉滋潤獨有稽
田而運河微弱恒咎衛農之盜洩惟拒衛河之要故咽喉
窄隘驟難吞納苟上游洪廣常恐邵治之陸沉小丹之口

不但丹流輝源之人行者無不受之而竟之流河也合

汲地之憂漲者常與均之百泉舊設五閘爲蓄水灌田計
並免泛濫沮洳明嘉靖知縣郭淳建馬家上閘今更名仁
字閘分守叅議敖宗慶建馬家下閘張家灣閘稻田所閘
今名下閘曰義字閘張家灣閘曰禮字閘稻田所閘曰智
字閘巡撫章煥建裴家閘今更名信字閘康熙三十年巡
撫閻興邦與總河王新命題准每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五
月十五四日放水濟運一日塞口灌田餘聽民便但五月
正係民間需水之時應用竹絡裝石堵口使大流濟運餘
水灌田雍正五年侍郎何國宗脩陳拆去五閘于河源高
處建三斗門中爲官渠濟運兩旁爲民渠設小閘灌田然

中渠深濶水皆趨之賴巡撫田文鏡留舊閘徐驗小閘水勢及落成而涓滴不至始得仍舊是五閘關係漕運民田事體極大所當隨時疏其淤理其絡使泉流無壅而分注迅捷者也至雲門有堰稻田所闢又有堰善明村西引筠谿水處又有沙堰胡家橋至劉家庄開地引水有溫玉河姚固村有老高坡渠其東又有花木村渠南二十五里有秀才庄渠西五十里有程村渠西南七十里魯家莊渠東南玉關迤西至新邑交界有洩水溝一道皆前人度地疏築引灌水田宜防橫潦宜歲一踵治之以益民生者可也

天庾挽輸稻田美利非可漫也小丹近接衛源明泰

間總河侍郎王佐言衛河流塞惟挽漳引沁闢丹三策挽漳難而引沁多患丹水雖勢與沁同而丹口既闕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閘築堰可垂永利彼時可而未能行衛河苟至萬分淺涸惟此論尙可爲補偏之術但須闕口處不使并引入沁之流而又層層閘堰重疊關攔不使全傾橫注方爲無弊平時之爲獲計者則宜詳究接受修輝坡水引導入丹之處廣爲挹注節宜之方無使上蒙其患下遺之殃蔡嵩年之渠載在山川志中所當仿効有日廣無日廢可也新鄉合河鎮旣爲衆流接通之區其縣城西南又舊爲黃沁經行夏秋受諸方萬壑之水奔湃蕩溢所

至汪洋適居郡城右臂注之不可導之當有其術也明知縣胡南溟築隗村堤開洩水溝張赤心建隗村閘雍正七年知府馬駿雲疏洩水溝修隗村堤堤之南開隗村小河復履勘飭新輝二邑清出河形分段挑濬而引水入曲里村皆當踵治之無使壞且師其意廣爲籌度以惠農者至于延胙境內無一河之滙砂岡礫地淤墊時聞水惟封印爲去路而陽武北堤一決城如釜底此處最當固守卽前所謂宜堅其堤以防之者其他荒瘠彌望能于其中多穿諸水之潭卽多得倍收之益勸民召墾斷然行之非易易耳淇縣坡水有左淇右衛可以分消但營河水暴漲莫能

過河身又爲山溝不可闢治欲疏蓄得宜祇有遵奉憲行
多爲溝渠之利也濟縣西北淇衛經由東南大伾等山又
有暴雨常虞淹浸宜將長豐泊闢以成湖衛河堤堅築高
厚間段設閘則城西一帶村莊庶有蓄有洩已附論城池
山水志中滑境最廣西北之留固魚池蔡胡諸潔昔皆黃
水所經而衛南坡其尤下者能爲賈讓之策于此數十里
之坡棄爲巨浸導四境平坡之水悉以注之亦計之得也
若使七邑皆能行所無事而治得其道則附邑惟有于小
雙導蒼水使有安流之地軍屯尋前人注衛之跡使積潦
有通流之路而于城濠挑浚極深使分受西北諸流注衛

之暴再尋寶曇寺洩水溝之舊跡以通之築以闢之又引孟姜女河東注老河身地然後隨時培補護城堤令歷久勿壞再將溝洫之制次第佈之汲其馱樂郊乎國朝許作梅漕運不便移衛議

河南漕糧兌軍水次舊設衛輝府永樂間沁河決厥愈淪陷撫軍會疏議衛河不能行漕乃改小灘鎮以避其害至本朝幾三百年無他變也順治十二年間督糧道佟公鳳彩疏請仍改衛輝府一時有事漕糧者於役小灘往來皆由陸路足跡未履河干故羣然是之而督撫因如其議以

覆余使浙復命自衛輝登舟北上梁河亦親目覩灼見其

可行者有四其一倉庾之難建也衛河去衛城里許高
上皆有民居而空地霍下秋潦成壑將置倉廩於何所
因仍藩府設於城內恐歲費搬運勞民更無已耳其一
廩之難增也小灘至臨清纔二百四十四里耳而剝淺給軍
歲四千三百兩今衛輝抵小灘加六百里則給軍又當以
萬計恐額設水腳不敷而加派何可訓乎其一淺夫之難
設也衛河水淺商賈行舟僅一二百石至小灘三水合流
舟始通行無礙今漕艘重載難浮勢必全河挑濬且郭家
渡等淺流沙壅阻尤必歲起丁夫動衆傷財大違言者之
初意矣其一河道之難通也衛河抵大伾東行至屯子鎮

橫亘河底巨石嵯峨數十里水深尺許下流內黃棗
亂椿蝟出挑拔無盡余舟經此補漏者皆地形險阻人
所難施也至雲溪橋舟礙難行善化山龍脉所係以及
築倉濬河時詘舉羸尙非所計時大司農滄州戴公以漕
運與河道相關議水司作何修濬無阻藩府作何移徙倉
厥請 勅督撫再議而衛河分司許公瑤大名道晉公淑
載所見畧同皆以仍舊小灘爲便撫軍亢公得時上其議
部覆報可羣議乃息其往來文移已畧載司空議中語云
利不百不與况冰次自衛輝移小灘所以遠害而趨利也
若復於不待智者而後決其不可一聽之興革關無

之利害故詳議焉

辯

明周思宸殷太師比干墓銅盤銘辯

書曰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若銅盤銘則傳自汝刻久矣
元延祐間衛輝路學正王公悅曾臨墓石上推官張淑記
之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此
墓傍之舊刻也按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卽武王
所封有石題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文帝南巡親幸
弔祭刻文墓上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耕地得銅
盤篆文奇古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

則是墓有二而文不同然亦未嘗無辯也大抵衛爲殷墟本商王所都比干葬此地里不遠無論漢魏以來歷代追崇而夫子亦嘗表而識之曰殷比干墓今石刻尙存則此墓爲無疑矣而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耶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祭弔何於此而不於彼夫執銅盤以立疑似之墓豈若求古來之墓爲真耶卽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然哉今觀斯墓前有土岡後有泉源則延祐石刻之釋文地形得之特字畫與汝刻稍異而剥落失真斷碣已卧荒草間矣若藏茲二字據字形當從志釋此不必強爲之說今並載之而重摹石上適修葺工

畢而廟貌聿新蓋興工役以妥忠靈而歲當大禋因以全
活飢衆莫非殷太師之餘澤也俯仰古今有感斯文書之
以識歲月時萬厯十五年歲在丁亥夏五月

明淇令張宜淇澳辯

淇古名水也而邑名以之實在邑東二十里許爲南北巨
河土人因其出於太行遂名爲山河因其多石不能通舟
楫又名爲石河於戲僞者出而真者晦矣好事者迷其真
乃以北思德河爲淇水蓋以思德寓終不可謾兮之意且
其源出於衛武公之祠之下也殊不知武公祠勝於宏治
初年亦司土者推其思德之意而成之實非古跡也觀石

刻曰此蓋其游息處也可見矣歷正德初劉侯繼祖公雅
尚古治立碑於思德河謂古淇水今名爲思德河人皆信
劉公之有據后作志者不是是始更註石河爲淇水矣辯
論未悉故碑不移土人惑於先入且見其言無徵也不肯
輕信余往歲不第春闈過而觀之亦信其然及承乏是邑
始疑之曰淇古名水恐此細流不足以當之及得淇志喟
然嘆曰我固謂當有是仍質諸縉紳及父老猶以思德河
對余不復信是以僭考索焉謹按詩云瑟彼泉水亦流於
淇夫泉百泉卽衛河也與淇會於薛村口經不足徵與一

統志云淇發源於林慮縣卽今之林縣尙有臨淇集傳不

足徵與北浮山廟有古碑云西接太行東連淇水之不足
徵與淇衛相合之許古今爲淇門鎮地理不足徵與據是
四者然後以志爲是而以劉公爲承訛矣訛以承訛上下
已千百年余叨是邑不忍亦承其訛是故僭移思德河之
碑於高村城之東河之西更題曰淇澳蓋不徒正千百年
之訛且欲就正於往來士君子之博古者焉

國朝關輝祚衛國辯

余幼年常聞訓詁家凡言衛國者罔不指衛輝府以實之
矣余以爲言之有據也遂信之及舞象治業於菴誦衛風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而疑之矣按泉水註泉水卽今共城

之百泉也其爲今之衛河無疑矣淇水出林慮縣其爲今之淇河無疑矣衛河由新鄉經郡城西繞其北東北流入浚郊則郡之左無衛水而所云泉源在左者何居淇水由淇縣西北入境東南流於薛村口與衛河合則郡之右無淇水而所云淇水在右者何居故知衛輝府之非古衛國也然亦未得其處及攷邶風詠衛武王弟康叔之國都河北朝歌之東其說是矣又云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則不可曉又云衛故都卽今衛縣又稽古載籍武王克殷分朝歌以東爲衛以封其弟康叔其國居河淇之間據是諸說則

新軍守之非衛國也明甚今詳攷其地淇縣東有德衛縣

城隋唐宋金皆爲衛縣元至元間初置淇州於朝歌而廢
衛縣爲集其地正在河淇之間與古載籍所傳者正相符
合且衛河環其東淇水繞其西其於在左在右之詩又相
符合而此地之爲古衛國也斷無疑矣又讀在左在右註
云泉源卽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
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則又不可
曉矣今按泉源本在衛之西南淇水本在衛之西北而朱
註云然則何故也信斯言也不惟無以得泉淇之實且並
無以得衛國之實矣此註一定致令拘執之儒泥而不化
曠達者則以荒唐無據而嗤之矣殊不思紫陽當絕學之

之後遵先聖闢疑之訓凡有未詳俱付闕如豈肯以荒唐
無據之言悞來茲乎卽有曲爲之解者曰紫陽當南渡之
後北方之地或多未詳此或其得之傳聞者也殊不知紫
陽格致之學極其精到况泉淇俱屬名水昭然載籍紫陽
何書不讀豈泥於傳聞而妄錄乎然則爲此註者何哉意
者門人不諳典故據聞風而臆增之耳而以爲紫陽之說
斷不然也敢僭辯之以俟高明者之鑒

國朝蘓於洛淇邑殷三仁祠辯

淇有殷三仁祠創始於明正德中余授經緣筠書院去祠

不數代瞻拜禮成有感於微子歸周之說無難其說

然曰孔子稱殷有三仁首微子去之蓋其去也固諒於

柳少師矣曰吾家髦遜於荒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

顧行遜則其爲潔身去國遜跡荒野無疑史記乃云武王

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

陳行而前以告於是乃釋微子復其位其說蓋本於左氏

逢伯對楚子之言而不知其誣也當是時武王既封紂子

武庚以續殷祀矣微子復何所求而爲是卑辱耶尙書明

言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闕而不言復微子位商既

亡滅將何位之可復史記又云武王崩成王立管蔡以武

庚無嗣公既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

考其時去克殷久矣使武庚終不叛則微子將終身遜於
野今觀微子之命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後世猶於周爲客則周固未嘗
臣之也而謂克殷時已復其位其言不自相左乎春秋以降
好事者多誣古聖以自解其卑污如謂伊尹負鼎孔子主
寺入癘疽可見若逢伯則因許男面縛當具卽壁因謂微子歎
如是武王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其意欲存許史遷以入微
子世家始亦擇焉而不精矣昔董仲舒論殷有三仁稱仁
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若微子欲存宗社
而自卑污若此非誼非道之甚者孔子何爲以三仁並稱

設若箕子陳疇乃在武王十有三祀其封於朝鮮也亦
不臣之義然則人知比干死於殷抑知微子箕子武王
未臣之哉孔子同繫以殷蓋猶春秋一字之褒云